

熊明泽文存



熊明泽文存

【卷壹】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熊明泽文存

【卷壹】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熊明泽 著

熊明泽 著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明泽文存(1—4卷)/熊明泽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6

ISBN 7-5354-3306-5

I. 熊…

II. 熊…

III. 文集—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责任编辑:黄汉兴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陈琪 刘惠玲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35.5

版次: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80.00元(全套)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董宏猷

最早和熊明泽聊起编选文存的事情，是在去年的夏天。武汉作家协会组织作家们到新疆采风，从吐鲁番、库尔勒到喀什，然后到和田、民丰，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柴达木盆地，我们沿着塔克拉玛干来了个“环塔拉力赛”。在南疆的日子里，每天行程均在 500 公里以上，窗外是浩瀚的沙海，历史的罡风扑面而来。和明泽挤在一起，自然就开始忆旧，就开始谈酒，谈诗，然后建议明泽编选自己的文存。

明泽说，好啊好啊，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到了冬天，明泽说，文存已经编好了。你就说几句话吧。

说实话，虽然我读过明泽的许多诗，甚至发过他的诗歌，但是，像这样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倒还是第一次。坦率地说，读罢“熊文四卷”，我真的感到高兴和吃惊，在我的印象中，明泽当官很早，也很敬业，成天忙于公务，恐怕很少有时间写诗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明泽在“戎马倥偬”之余，仍然写了这么多的诗，这么多的好诗。

这个说话率直、为人率真的江夏汉子，在本质上一直是个诗人，一个充满激情的中国诗人。

忽然想起和明泽第一次外出采访的日子。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我和明泽，还有纺织厂的瞿晓，接受了武汉市总工会《工人文艺》的创作任务，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写一组诗歌。三个年轻的诗人，血气方刚，坐了夜行的火车，奔赴郑州。一路上，我们几乎是通宵谈诗，谈文学。清晨到达郑州后，不但毫无倦意，而且，看见满街的早点摊上，摆满油晃晃的卤肉、鸡鸭，白花花的烈酒，浑身的血液马上就滚烫了。我和明泽都好酒，哪里见到这等物什，于是闯进店铺，大声吆喝道：好酒好肉，只管上来！

后来，我到《工人文艺》做了编辑，和朋友们一起，诗歌依旧，豪饮依旧。一日，到江夏公干，中午时分，明泽，还有江夏诗人王新民，照例以诗佐酒。三条汉子，嫌酒杯太小，便换碗，水一样牛饮。从中午喝到晚上，酒店要打烊了，便移师路边大排档，又喝到深夜，把大排档的酒都喝干了，犹未尽兴。新民醺醺地去敲小卖部的门，不应，于是，要我假扮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王刚，去讨酒。

那时的我，尚未蓄须，白胖胖的圆脸，和王刚倒有几分相像。老板从门缝中也许朦胧地偷窥了，半信半疑地开了门，还用江夏普通话和“王刚”对话，评论电视剧的得失。于是，又抓了两瓶白酒，三人又激情洋溢不知东方之暨白地继续谈诗，谈文学，争论，探讨，一直侃到凌晨4点。

我们十五个青年诗人

毫不谦虚地说
 是十五颗闪亮的星星
 如果这里无一朵花开放
 我们会把浪花啤酒花
 嫁接在树梢上
 辐射出春天的芳芬

——《陡峭的压抑》

这便是我们的八十年代。青春的激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的诗意的八十年代。近年来，回忆八十年代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80年代访谈录》中，查建英将那个年代定义为浪漫时代；而在甘阳主编的《80年代的文化意识》中，那个年代更多地属于启蒙时代。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总结八十年代的时候，会怎样去界定，也许，会称其为开放的时代、改革的时代、思想解放和思想冲突的时代。但是，在我们的心中，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一个诗的年代，一个凝结着理想主义精神和青春激情的诗的年代。因为诗歌的确是八十年代的文艺先声乃至文艺主潮。

年轻的熊明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放声歌唱，并崛起于湖北诗坛的。

经历了“文革”的浩劫，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诗人的眼中，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到处都是灿烂的阳光：

十月，在结开拓之果

十月，在与昨天的贫困
作简短的握别
十月醉在农家额上的溪流里
十月走在铺满稻香的石板小街

——《乡村的十月》

我很早就读过明泽的诗，也曾作为责任编辑发过他的诗，但是，这次仔细研读他的文存，我仍然感到了惊讶。集中读他的作品，我感到眼前喷射的，是七彩的诗的喷泉，在那个诗的年代，他写得又多，又快，又好，他的诗情如同行云流水，汪洋恣肆，细细品读他的诗，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几乎时时处处都生活在诗里，万事万物都可以激发他的灵感，都可以入诗，都可以赋予诗的激情和哲理。我甚至想开一个玩笑，设想用一天的时间，看能串起多少诗来。譬如，早上，他到小吃店去吃早点，早点没吃完，诗倒出来了：

一寸土地有一份馈赠

一缕春风有一曲春唱

塑料筒里竹篾

在甜润的空气中苏醒

滋生着绿莹莹的希望

——《小吃店抒情》

一出店门，看到钉鞋掌的，他不禁停住了脚步，看着看着，诗又冒了出来：

街头，我钉鞋掌

缠着春的希望

钉得很紧、很紧

没有一丝损伤

我深情地抚摸着鞋底

顿时触到亮闪闪的微烫

我钉入希冀

锤碎惆怅

因而，我为黑夜钉一块光明

为雨天钉一片晴朗

为每一位跋涉者

送上叮当传韵的信仰

——《街头，我钉鞋掌》

没走两步，看见路边卖蘑菇的小姑娘，心中诗情顿时涌动起来：

在中国的一条大街上

撑开了一片伞

撑开了一片晴

一部用蘑菇撰写的童话

公开发行

——《雨中，她出售蘑菇》

然后，他走进集贸市场去买菜，没有想到，也买回了一首诗：

莫非是夏夜的萤火虫
全都化作了
集贸市场秤杆上
两行金星
不然阳光怎么会抽出金线
勾勒出远古的图景
在眉睫凝视的一刹那间
一则寓言在秤盘上复活了
山野最芬芳的汁液
把它染浸

——《集贸市场一瞥》

回家过马路时，看见了警察手中的警棍，他站住了。

警察觉得奇怪，这个人看我的警棍干什么？

他没有想到，这个人是个诗人，他手中的警棍，激发了诗人对于文明和法制的思考呢：

对于文明
你是一道扯直的彩虹
对于野蛮
你是一道凝固的闪电

——《警棍》

……

如果像这样串下去，是可以串起半部文存的。我一边看，一边串，一边在心里暗暗地说，好一个熊明泽啊，你是在“点石成诗”啊！

对现实生活充满热情，对新生事物充满敏感和激情，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独具慧眼，发现和挖掘独特的诗意，并且赋予这些事物新的生命新的内涵，是熊明泽的一大能耐。他的诗，是明亮的，阳光的，闪烁着水晶般透明的纯洁，洋溢着青春的激情和崇高的使命感的。他觉得他有责任和义务向这个世界发言，以诗人的名义，以诗人博大的胸襟，和世界对话，和历史对话，和新生活对话，然后，迫不及待地向世界报道着中国发生的崭新的变化。

他歌唱农村的承包责任制，歌唱农村的专业户，歌唱城市和乡村一切与过去不同的变化。他将每一个细微和宏伟的变化，都和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兴衰紧密地联系起来：

我是蚕

每时每刻不停地吐丝

为心悸、犹豫的农户

赶织一匹宽慰呢

我是蚕，为中国新型农民

撰写一部发家史

——《吐丝曲——养蚕专业户》

像这些新农村新变化的诗歌，在明泽的文存中，比比皆是。但是，我认为，明泽不是一位“乡土诗人”。和那些将乡土作为自己创作和审美的主要对象的乡土诗人不同，明泽虽然出生在农村，长期工作、生活在县城，但是，他的诗，题材太广泛了。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明泽的创作审美的视角，是广角的，在他的心中，最神圣的，是“祖国”；他的叙事和抒情方式，是“宏大叙事”、“宏大抒情”。严格地说来，他是一位“抒情诗人”，一位以“宏大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浪漫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抒情诗人。

在文存的后记中，明泽多次说到，自己当年写的，是“政治抒情诗”，过去大家对他的认同，也往往在这个方面。现在看来，这样的看法是狭隘的了。也许，当年的熊明泽想写的，是“政治抒情诗”，但是，在他的眼里，在他的诗中，“政治”常常就变成了对祖国的挚爱，变成了对真善美的歌唱，变成了一个大写的“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他所继承的，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以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当精神。因此，他的诗往往是直抒胸臆的，是“大江东去”，“卷起千堆雪”的。他的抒情的丰富和奔放，往往超越了狭隘的“政治”，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对于诗歌而言，情感的抒发其实是最重要的因素。白居易概括诗歌的特征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是把情感视为诗歌之树的“根”的。因此，不论是《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也好，还是《诗品序》中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

形诸舞咏”也好，诗所言之“志”，人摇荡之“性情”，都是指主体的情志，包括情绪、感受、思想、意志等，如何去感受客观世界。诗人心灵中的主观反映，主观意志，常常会超越写诗前的初衷，而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去喷发，于是，生活之“象”，往往在诗人主观之“意”中，超越了“政治”，而升华到崇高而壮美的境界之中：

在一颗硕大的金茧中
 在一个特制的熔炉里
 我的思绪
 铸就了我的臂力
 在哨音和旗语的对话间
 我把浑圆的、方形的
 希冀

吊在合适的位置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像画家潇洒的手臂
 在天地之间
 为一个古老的民族
 勾勒出青春的曲线
 ——《中国，挥舞着巨臂》
 ——一个吊车工的日记》

银色的唱针

在大地与蓝天之间

用欣喜的颤栗

划出一圈圈柔美的思忖

电视塔

祖国的唱针

蘸着桅林、烟囱、春笋的热情

把贫困、幻想和自尊

溶入一圈圈生命的年轮

为一部不朽的史诗

押上海韵

为禾场、舞场、运动场

灌一曲心跳的爱情

——《电视塔，祖国的唱针》

这是写电视塔的一首诗。将直耸云天的电视塔，想象成一根唱针，的确是奇思妙想，而将电视塔视为“祖国的唱针”，则是熊明泽的夫子自道啊。他的文存可以作证：他何尝不是一根“祖国的唱针”！

自觉将自己的诗歌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以浓墨重彩般的色调和激情，充分展现一颗灿灿的赤子之心，是熊明泽诗歌的又一大特色。读着他的诗，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艾青，想起了他的名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诗篇；想起了贺敬之和郭小川，想起了他们明亮的歌唱。

在明泽的诗歌中，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值得注意的，那

就是“历史”。

厚重的历史感，或者说，将现实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事物，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去衡量，是明泽诗歌、尤其是其八十年代诗歌的一大特点：

我收割四海

我收割五岳

我收割五千年历史

目睹昌盛与浩劫

——《弯月》

让这历史的中枢神经

构思人生的空间

——《埋电缆抒情》

历史从废气、噪音中走来

向朝霞发出函调

去净化每一升空气

去疏通每一条航道

——《邮筒，绿色的小岛》

诗人郑敏在《我对新诗的几点意见》中提到：“历史感打通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如果诗中有历史的声音和时代痕迹，就属于大家之作。”一个真正的杰出的诗人，必须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济慈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实，他并非兰波那种天才型诗人，成就

他的，是其诗歌中厚重的历史感。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中国的诗人，从屈原始，不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辛弃疾、陆游，那些闪耀在中国诗歌史中的灿烂的群星，其作品至今仍然震撼我们的心灵的，均是蕴含其中的厚重的历史感。作为在八十年代崛起的诗人，明泽无疑是继承了中国诗人这一优秀传统。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回眸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直面现实和历史，诗人心中怎么能不涌动历史长河的浪花呢？于是，历史的长河便成为熊明泽诗歌创作丰沛的源泉。他的许多灵感，他的许多佳构，都是在这样的沉思与回眸中获得的。

三千年长夜想把你压碎
可压碎的却是——
夜的翅膀

你是凝结的泪滴
是钻石铸成的太阳
你是历史的浓缩
凝结着朝霞般的热情与向往

——《古莲》

这是明泽最喜爱的一个诗歌意象：古莲。一颗从远古墓穴里出土的古莲，出土后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能够开出灿灿的红莲，这样的奇迹，太令人惊叹了。这颗神奇的古莲，一定是生长在熊明泽的心上了。在

他的诗歌中，曾经多次出现过“古莲”的意象。这是因为古莲的意象，是“历史的浓缩”，是新的中国“凤凰涅槃”的最生动最形象的象征。于是，历史的对比、回眸，常常给予了诗人丰富的灵感，使他的诗歌常常具有了沉甸甸的厚重的历史感，具有了雄浑的阳刚的力度和力量：

浓雾从里面穿过

号子从里面穿过

思念从里面穿过

雄姿从里面穿过

我的江南我的迟缓我的犹豫从里面穿过

我的小城我的风暴我的悲壮从里面穿过

礁石不敢设防阴风不敢挑逗乌鸦不敢号啕

花朵不敢献媚蜂针不敢投毒种子不敢萌芽

春

夏

秋

冬

能从里面穿过

——《江边，有排系缆绳的石孔》

这样的铺排，这样的节奏，这样密集的意象群，使熊明泽的诗歌具有了“大江东去”般的开阔而雄浑的意境。在他的诗里，长江是“一条弯曲的晾衣绳/扯在母亲的前胸”（《长江写意》），而江边的缆绳呢，则是太阳和月亮的“桔络”和“细丝”：

从太阳那颗蜜桔里
抽出桔络
从圆月那颗银茧中
抽出细丝
拧成一根古老
而又年轻的思绪
把一叶诺亚方舟
牢牢地系住

——《缆绳》

这样气势宏大、想象瑰丽的诗篇，在明泽的诗集中，真是不少，不禁令人想起“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李太白，想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东坡，想起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豪放派，他们不管是做诗还是填词，大多气势磅礴，格调高昂，意境雄浑。其神思飞越的想象，“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感情激荡，若大海之波涛，汹涌澎湃，不可遏止。明泽的诗是豪放的，他的许多诗篇，尤其是“宏大抒情”的诗篇，具有气势宏伟、高亢雄健、激昂慷慨的豪放派气质。

他喜欢运用太阳、月亮、宇宙、天空、大地、生命、大海、群山、长夜、朝霞、古莲、祖国等意象，营造一个气势磅礴、宏大而厚重的意境，其常常运用的艺术手法，便是“以小见大”，从平凡的普通的细小的物象中，挖掘宏大的诗意，赋予深刻的哲理，同时，运用密集的意象群，将“大象”推向极致。譬如，他写《大学校徽》：